

中飞 国往

詹东新

著

Fly To China



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中飞 国往

詹东新

著

Fly To China



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飞往中国/ 詹东新著. -- 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9.8

ISBN 978-7-5321-7208-5

I. ①飞… II. ①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136779号

发 行 人: 陈 微

责任编辑: 乔 亮

装帧设计: 丁旭东

书 名: 飞往中国

作 者: 詹东新

出 版: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

发 行: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.ewen.co

印 刷: 崇明裕安印刷厂

开 本: 890×1240 1/32

印 张: 11.5

插 页: 2

字 数: 265,000

印 次: 2019年8月第1版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

I S B N: 978-7-5321-7208-5/I.5746

定 价: 42.00元

告 读 者: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: 021-59404766

目录

- 一、雷雨季节 / 1
- 二、备份拉萨 / 31
- 三、大阪女孩 / 61
- 四、三边之王 / 93
- 五、欧洲路上 / 125
- 六、浮世职场 / 155
- 七、天下无山 / 184
- 八、守望天路 / 210
- 九、空乘名花 / 242
- 十、逆风飞扬 / 271
- 十一、蓝天作证 / 299
- 十二、飞雪迎春 / 330
- 后记 / 362

一、雷雨季节

1

日上东窗，艳如金波。

对于秦风云这样的机长而言，窗外的风光犹如昙花一现。飞行不到一小时，风云突变，不断出现的浮云布满天空，吞噬了天际线上小块的猩红。右方的远处，几道刺眼的闪电划破长空，映在巨大的天幕下，绽放出别样的图景，天空变得凝重而神秘。

今天，秦风云驾驶的班机从东南亚回国，途经南海空域。

南海上空，有三条南北向的平行国际航路，自西向东排列，依次是A1、L642、M771，这类似于地面的高速公路，中外航空公司可根据天气、飞行目的地等因素，选择相应的路径。

南海上空的航行通畅而自由。秦风云飞的M771航路是最东面的一条，靠近菲律宾。他们飞行的路线，将沿M771国际航路往北，在广州空管区的汕头西南进入大陆，再通过A470航路接入华东区域。

空中的云系增厚，飞机开始颠簸，一路飞一路颠。雷雨季，颠簸是家常便饭，延误也司空见惯，他们的工作是飞行，夏天就是和雷雨及颠

簸相伴。作为精锐机长，他最明白不过了，气流运动也是流体力学，空气中的气流类似于海上的浪与涛，波涛汹涌，船只就摇晃得厉害。多云雷雨季节，气流冲撞剧烈，空中飞行的颠簸也就难以避免了。

坐在秦风云右边的常副驾驶有些恍惚，小声嘀咕着：“嘿，该死的雷雨天，已经四天没着家了！学生暑假，咱们暑运，人家春节，咱们春运，摊上这季节，不是延、延、延，就是颠、颠、颠，唉，颠得你七荤八素，颠得你昏天黑地。”

常副驾驶已经干了一年多的第一副驾驶。第一副驾驶是从第二副驾驶升上来的，他得干满三至五年第一副驾驶，考核评估合格后才能升机长。常副驾飞行学院毕业后，先做第二副驾驶，这是一个坐在副驾驶后面的角色，观看机长和副驾驶操作，边观察边学习，跟满六十个起落、五百小时的飞行时间，经过理论考试、面试、教员检查，合格后才能坐到现在第一副驾驶的位置——这个通常称为执飞航班的正式副驾驶，跟着机长飞。

常副驾忽然间感到了一丝的孤单，悬在空中的孤单，无依无靠的孤单。巨大的天幕下，他们驾驶的客机像大海上的一叶小舟，不，像一片小叶，轻轻地向前漂浮着，如果从太空俯瞰，就更显渺小，也许连宇宙中一粒移动的微尘都算不上。

四海远阔，寒云茫茫。在这个地球上，似乎只有他们一架飞机在飞着，包括里面一飞机的人类。

秦风云似乎感应到了什么，嘴角的弧度微微上翘：“有时，飞行还得看老天爷的脾气吃饭，这是没法改变的事。”

常副驾从孤独的情绪中牵回神来，忙说：“是。”

飞机以每小时 1000 公里的速度向北推进。

秦风云剑眉微竖，习惯性地用食指和中指摁一摁前额，说：“我机已进入国境，本来，这次应该走东南沿海航路 A470，抵达上海，无奈天公不作美，只好改走沪广线 A599 大通道，从上饶、桐庐一线，穿进上海了。”

常副驾瞅着雷达气象图，抽了抽嘴角：“唉，天气一路不乐观。”

突然接到中南区域室管制员的指令：主航路拥堵，需要拉大间隔，空中等待。

常副驾那张脸立马拉成了苦瓜样，真想抽自己一鞭子：乌鸦臭嘴，他奶奶的，竟一语成谶！刚说天气不乐观，就来了个拉开间隔，等待！

等待的意思，当然不能像汽车那样，停在路边。飞机难以在空中悬停下来，得在管制部门给定的某块空域内盘旋等待，一边盘一边等。

常副驾的头有点懵：“一听转圈，头就晕，不，没开始转，头就晕了。”

“我怎么觉得不晕呢！这可不好，要习惯，怕转圈，怎么能当好飞行员？”

常副驾说：“秦机长，我飞了好几年了，总感觉地面管制员有怨言，难道是他们嫌待遇比国外同行低太多，有情绪？动不动就流控，动不动就让空中等待。”

“别乱说，现在比以前已经好多了。”秦风云觑了他一眼，“这种天气下，如果你当管制员，能有更好的办法吗？”

常副驾弯着头付了付：“倒是，哎！”

常副驾说的好像有几分道理。秦风云也听好几个飞行员说过。地面的事情他不好评价，便说：“开飞机可是手艺活，开得平稳与否，全在

手上的功夫，比如眼下的转圈就是一门手艺，我们不但要转圈，更要学会转好圈，转圈的时候要让旅客感觉不到是在转圈，就要靠手和脚对飞行姿态的精巧调控，这样转出来的圈，才不至于打扰到机舱里客人们的休息。”

常副驾“嗯”了声，心下嘀咕：你是“魔术手”，开出的飞机又平又稳，哪能跟你比？

秦风云驾机向右偏出航路，到达一块椭圆形的空域内兜圈子。在他下方，已经有三架飞机在转圈，他进去后，后面又有几架飞机在他上方盘旋。盘一转五分钟，也不知要盘几圈。常副驾又要骂骂咧咧，瞄一眼秦机长冷冽的脸色，硬生生将到喉咙口的话咽了下去。

前挡玻璃外，像过年放鞭炮似的，几串“烟花”刷刷闪了几下，熄灭了。“哇！”常副驾驶的身子往后仰了仰，双眼突鼓，倒吸了一口凉气。他可能第一次遇见。

秦风云淡然一笑。他知道，尽管飞机没有进入雷区，但穿过了云层，这些云累积了许多电荷，能量释放会引发放电火花。

转到第五圈，在他们前面的几架飞机归入航路，飞走了。在秦风云后面的几架飞机脱离盘旋区，也走了。咦，是不是管制员把他忘了？秦风云忍不住问：“排在我们后面的飞机也走了，怎么还不放我走？”

管制员通过无线电回答：“你这个高度最安全，所以让别人先走。还得再盘一圈，快了。”

他本想说：“难道真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？知道我们执勤多长时间吗？如果身体单薄的话怕要散架了。”地面的哪了解空中的苦，说了也白搭。又耐心地兜一圈，才接到管制指令驶回航路。转而一想，遇上这

种鬼天气，管制员忙得一团麻，肯定也板着脸，也会吹胡子瞪眼。天路就这么窄，让他们怎么办？

一会，管制员说：“向前，联系华东区域，再见。”秦风云及时将无线调至下一个频率，叫通了华东区的管制指挥部门。

华东区域的天气同样糟糕，飞机与飞机间的水平间距拉得不小。

华东高空区域管制员的声音响起：“赣州和上饶之间，有道东西向的‘墙’，雷暴势头猛，估计不会一下消退，油量少的可以去备降。”管制员口中的“墙”，指雷雨垒起的壁垒，起码有几千上万米高，亘在东西之间。

秦风云不看航图也知晓：航路偏北，前有景德镇，后有南昌，但那里的飞行密集，情况复杂，根本指望不上；南边一侧最近的是武夷山机场。他开始困惑。半晌，他细心地瞧了瞧机载雷达天气实况。地面气象系统有大尺度的天气预报，包括整条航路和各机场的预报，而机上的天气雷达也有 150 公里的探测范围，因为悬在空中，对现场的观感更精细。

他深吸一口气，恳切地说：“能不能从东南面绕一下？武夷山方面天气稍好。”管制员说：“不行，那边空中有部队飞行，不能绕。”“明白。”他说。

秦风云半眯着眼，对常副驾说：“如果备降，即使去最近的机场，一来一去一个多小时，还要地面等待，没有两小时起不来。”又神秘兮兮地说，“任何天气系统不是厚毯子一块，中间必有破绽，必有缝隙可穿。咱，不碰死门，走活门……嘿嘿嘿，我好像发现这条门道了。”

他锐利如鹰的黑眸放出特有的光芒，从容淡定地对管制员说：“给我五分钟，可以穿越。”管制员说：“别逞能，安全第一。”他抬抬英挺的眉毛，字正腔圆地表示：“我们当然不会拿旅客的生命和自己的性命开玩笑

笑。”嘿嘿，他在第一线，比地面更掌握实情。

秦风云在飞行界是公认的青年才俊、飞行悍将，1.79米的个头，很容易让异性沦陷的雕刻般的脸盘，已创造了连续飞行十多年无差错的纪录，颇有些“特异功能”。他犹能独辟蹊径，在看似无比困难的天空中开辟华山一条路；只要有丁点的“路”，他总可以谨小慎微地将路拓展，然后悠然地穿越过去，将满机的旅客送达目的地。

地面管制员不再坚持，同意了空中一线机长的请求。

常副驾蜷了蜷五指，浓密的眉毛拧在了一起：“秦机长……”他清楚，驾机穿雷雨云有莫大的风险，如果穿云过程遭雷击，机长将承担严重后果：从机长降为副驾驶，从年入一百万降为四十万。大多数机长宁可绕飞，宁愿备降，也不愿轻易钻云。

秦风云凝视着仪表，只吐出两个字：“淡定。”这时，他驾驶的班机倾了一下翅膀，缓缓地从两坨云系的夹缝中穿了过去。

多少次了，他的这种行为不是盲干，不是无理由的冒险，是对当前天象仔细评估后的行为。穿过厚厚的“墙体”后，常副驾紧蹙的眉头舒展开来，暗暗钦佩：要是自己有这种能力和魄力该多牛！可是自己没有，也许十年以后也做不到。常副驾驶曾和不同的机长飞航班，跟过许多师傅，还是被秦风云精巧如绣花般的驾技所倾服。

班机在一阵短暂的颠簸后，归于平稳。

2

乘务长云霞打过电话，用手指轻轻敲击驾驶舱门。

门开处，闪进一个靓丽的情影。云霞将托盘上的咖啡递给秦风云，将另一杯可乐递给常副驾驶。按规定，机长和副驾驶饮食区分，不能有丝毫重叠。她笑吟吟地说：“秦大机长，喝杯热饮，解解乏。”

见她进来，秦风云略显冷寒的眼光开始变得柔和，勾了勾嘴角：“多谢了。”

云霞是典型的江南美人，细腰长条，长着一张永远笑眯眯的脸。

在秦风云眼里，云霞是神一样的存在。她是公司顶尖乘务员，在客舱部乃至全公司都是位响当当的人物，参加过奥运火炬手接力跑，代表客舱部参加全球多个城市的首航，参加过多款新机的交接，是公司主要形象代言人，无形中已成为公司的一张名片。她从业十多年，曾是多少男生心目中的“那一位”，虽然已三十冒头，仍长着一张少女般水嫩的脸，而这种特有的细嫩与娇俏，似乎与生俱来，即使素面朝天，脸上也能掐出水来。如果有女人不服气，非要和她别苗头，要和她比脸和条，那是活活折磨自己；如果有人想看看仙女是啥模样，不妨来她这儿瞅上一眼。

这家汇聚了上万名空乘的大型航空公司，漂亮的空姐触目皆是。航空领域，同为服务业，东西方的差异显而易见。欧美航空公司，满眼望去，多是人高马大的大婶大妈，碰到调皮捣蛋鬼，可以一把将对方“拎”起来；东方则不同，中、日、韩、新加坡，包括阿联酋、卡塔尔等，多是养眼的美女。这倒不是东方人将空乘业提升为选美行当，而是文化理解的不同：干涩密合的机舱，添了许多美眉，自然变得温柔，变得生动，变得明媚。驾驶舱里也如此，这好像开车的司机，长时间驾车奔驰在高原荒漠，寂寞的旅途，疲惫的躯体，如果放上一段轻快的音乐，心情立马

变得愉悦松弛。

云霞和秦风云是民航大的校友，她高他两届，长他一岁，两人都是学生会的干部，由于名字里都有个“云”字，风轻轻地将他们“吹”到一起，在一起工作、学习，交集也多，但她这盏美人灯过于耀眼，男生们都以眼馋的目光迎来送往，争相做裙下臣者何止一个两个，任凭秦风云在校园内粘了两年，仍难以打动她的芳心半寸。毕业后，他们先后进入这家航空公司，一个从副驾驶到教员机长，一个从乘务员到乘务长到客舱经理，他在后面屁颠屁颠地苦贴，但她似乎只和他谈工作，谈学习，谈方方面面，就是不谈那个“情”字，直到她前些年名花落定，可惜不是他，也不是其他“飞人”，是“地人”（地面工作人员）。她结婚后，他双手一摊，也不伤感，坦荡地说：不能那个，只能做“死党”了。如今，她已完婚三年，年龄也三十挂零好几了，仍嫩得像二十来岁的少女，人们根本不相信她已是孩子的母亲，也不知道她这幸运是如何保持的。

眼下，云霞的进入，给沉闷的驾驶舱带入了丝丝春色。因为在巡航高度，他们就闲聊了起来。

“班机上有你的南洋弟子么？”他问。

“这次没有。”她撇了撇嘴，“飞东南亚，原本有泰国和马来西亚籍的空乘，不巧，临时换了班头。”

“老外空乘和机长在咱这儿供职的快扎堆了。”他笑道，“不过，东南亚人长得和中国人有些类似，不像欧籍人士，一眼就能辨穿。”

“周末了，又该侃段《论语》了吧？”她不经意地转了话题。秦风云喜欢孔子、老子，定期发一点他自己解析的《论语》，尽管不算太精彩。

“嗨，本来是瞎捣乱的，现在倒弄得骑虎难下了。”

“毕竟在复旦读过三年‘子学’，虽是业余的，学问比不上教授，却也有独到之处。”

“什么叫‘子学’？我读的是圣贤绝学好吧。”

“哼，老子孔子的学问，不叫‘子学’？你小子混着混着，有点像小学虫了。”

“嘿，哪能跟学虫比？只不过瞎折腾了一段时间，也有人等着想读，到时不发，好像对不起他们似的。”

“你至少有上万粉丝。”她轻笑道，“一不小心也是专家了，从机翼上成长起来的‘子学家’，原本专家不专家也没啥标准。”

“我是砖家，经常拿块砖，砸一下某些真专家，在他们的‘鸡汤面’加点辣货。哈，话又说回来，我这样打打横炮，挑战下太过学术化的僵硬注解，也蛮有味道。”他说着，忽而想到上周刚发出去的那几句：子绝四：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。解析中，借机对某专家不着边际的“鸡汤”讥讽了一番，心中阵阵惬意。

云霞指下腕表，说到哪儿啦？秦风云说，过半小时，就到桐庐走廊了。哈哈，不影响你们，我该出去了，再给客人们发回饮料。她说。他别转头对她，一双眼灿若星辰：雷雨天，你们满舱跑，也辛苦。

她已关门出去，他脑间萦回他们一年前的往事。

“我给你物色了个对象，见个面吧？”瞧着他雕刻般的俊颜，云霞说。

她结婚前，秦风云很友好地问她，为什么我们之间不可能，能说说原因吗？让人死了也闭眼。她照例半眯着媚眼，说，我是老派，相信我们之间只是挚友，不会是情人，更不是两口子，这，不需要理由。

“什么人？”他吃了一大惊，“你帮我介绍女朋友？”

“当然是新进来的空乘，姓洪，绝对的清新淳朴。”她喜滋滋地说。

“我要是不去见面呢？”他反唇相讥，“最反对谈朋友要人介绍。”

“我相信你会去的，因为你俩很搭，她非常适合你。”

他哈哈大笑起来：“哇，我怎么感到有种被包办的感觉！”

她顿了顿语气：“替人牵线不等于包办，最后还得你们两人对眼。其实，由第三方介绍，利远大于弊。这位介绍人得认真评估双方的性格特征、年龄、长相、职业、家庭背景，觉得般配，才出面撮合，比自己偶然认识的有更高的吻合度。”

“这样一来，不是又倒回去，回到了以前？”

“我的看法恰恰相反，这不是倒退，是对传统的接续。看如今，自由恋爱结婚、离婚的比比皆是，开始认识觉得浪漫，冲动，激情四溢，结婚后发觉问题成筐，各种优点变成了缺点，最后拜拜。现在各行业不时兴第三方评估吗？就是这个道理，只要这第三方是公正的，结论肯定比自我评估客观。”

说来也怪，他和小洪姑娘接触后，各方面都合拍，走心，谈得来，玩得转，一路过关斩将，直抵对方内心。他们已在上个月领了证，准备过了雷雨季、过了暑运高峰办婚礼。他仔细玩味起来，觉得云霞的话有道理，他和小洪的姻缘好像上天注定，只等云霞这个第三方来搭桥，让两只手牵到一起。

飞机在自动驾驶模式，按前后两机 40 公里的间隔，向前开进。

云霞来到乘务工作区，对几名空姐说：“趁着现在平稳，下降前，抓紧送次饮料。”对左边一名日籍空姐说：“你送左通道，动作麻利点。”

这名日籍空姐叫菊池静子，一名大阪女孩，头一次跟飞东南亚线，便遇到了一路飞一路颠的经历。听乘务长点到自己名，双手垂在腹前，右手搭在左手上，鞠个躬：“嗨。”忙去了。云霞对她旁边的一名空少说：“你去帮帮菊池。”他应声而去。

云霞又对自己右手边的空姐说：“小谢，你负责右边通道送饮，抓点紧。”小谢答应一声，推起餐车，走向右通道前端。

云霞刚想去头等舱巡视，脚还没迈出，整个机身开始颤抖，极为剧烈，能听见餐饮车上发出咣当咣当的声音。几乎在同时，机长秦风云的声音响起：“飞机遇到强气流，剧烈颠簸，请各位在座位上坐好，扣紧安全带。”

云霞拿起话筒，接着说：“机上服务暂停，乘务员归位，洗手间暂时关闭。”乘务员停下手中的工作，回到各自的位置坐下，扣下保险带，等这波颠簸快点过去。

位置上，云霞想：今天的颠簸真的有点多，小乘务员们一路颠一路干，小谢都吐了两次了，但没办法，这就是工作，要不是途中不停地颠，按工作流程，这最后一次饮料也早送完了，唉，这揪心的雷雨天！这样想着的时候，机舱里的颤动忽然停顿了下来，旅客们说话的音调开始增大。她瞧瞧表，还好，这次共持续了八分钟。她带头从座位上立起。乘务员们像听到了行动的号角，像看见了无形中的指挥者的令旗一挥，齐

刷刷地站起，继续他们的送饮工作。

负责右通道的乘务员小谢，一心想快些推出餐车，将饮料送到每位旅客的手上，出发前比较急促，显得有些手忙脚乱，没来得及将大瓶可乐和雪碧的盖子拧松。心里打着小九九：到旅客跟前再拧开也不迟。按操作流程，大瓶的碳酸饮料，应该提前拧松，打开盖子，但偶尔也有直接送达旅客跟前才打开的。

刚才小谢推出餐车，才走了几步，强颠簸开始了，她急忙回归座位。由于她开始时的疏忽，没有松开瓶盖的几瓶碳酸饮料在餐车剧烈的抖动中积聚了许多泡沫，——这类似于香槟酒，开瓶之前需要先晃动几下，以便积蓄能量，一旦开启，就会泡沫四射，引爆气氛。一会，颠簸停止，小谢重启餐车，在第一排的旅客前立住，启开大瓶可乐，准备分发。忽听“嗤啦”一声，似仙女撒花，可乐连同白色的泡沫喷了面前的旅客一身。

全身湿淋淋的中年男人勃然大怒：“怎么搞的！嘴没喝到，衣服喝了一身，什么素质！”

小谢的脸刷一下变绿了，晓得闯了祸，当场石化，伫立在原地，不敢吭声。才知道，提前打开瓶盖是火辣的教训换来的。一般情况下事先不开盖没有问题，但遇到今天这样的重颠簸天气，预先不开盖，可就吃苦头了。唉，真是，理论学习一百次，不如现实摔一跤，该走的弯路，一厘米都不能少。

中年旅客又吼一声：“丫头片子，平时怎么培训的！”

她才想到事情没完，一个劲地道歉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

旅客睨了眼她的胸牌，怒冲冲地说：“投诉你，我要投诉你！哼，你姓什么？哼，姓谢，好，真的要谢谢你，让我长了大见识！”

云霞听见噪声，快步赶来，上前一瞧，已明白怎么回事。她一把将花容惨淡的小谢拉至身后，对男乘客说：“对不起先生，我是乘务长，都怪我，是我们的错。”

她马上抽出几张餐巾纸，一手递给对方，一手帮他擦拭。又像变戏法似的掏出一张头等舱用的洁净桌布，替乘客围在脖子上。旅客仰了仰头颈，舒服多了。她又快速递上一杯饮料：“先生先喝点东西，消消气。”

“今天真是对不住，您开了眼界，我也开了眼界，谁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？”她蹲下来，使自己的目光低于他的眼光，端着迷人的笑脸道，“对不起啊先生，不知道您有没有其他衣服，要么去洗手间换一件？”

客人甩着脸：“这倒用不着，开箱关箱挺麻烦。”

她蹲得更低一点，几乎半跪着：“对不起先生，这是我们工作失误，看能不能留下您的联系方式，到上海后，使我们有机会登门道歉。另外，如果您愿意留下衣服，我们洗干净后送到府上。”云霞的这番话，差不多表达了几层意思：赔礼道歉；清洗衣服；送上门。

男旅客气咻咻的神色缓了一些，说话口气也变软些了：“算了，哼，自己洗吧。”

云霞仍用蹲式的姿势和他说了一会话，直到他凝成冰的目光出现暖意。她说：“今天，我们小谢乘务员一定会记忆深刻，她以后一定会在工作间先把瓶盖打开或拧松，今天下班回去，她肯定睡不好，也许一夜无眠，会一直想这件事，这一课对她实在太生动了。先生，但愿您能睡个好觉，别将这件事放心上。”

中年男旅客瞧了瞧她，面前的这位乘务长不但颜值超高，工作能力与临场反应更是一流，绝对是秀外慧中的那一类。人总是崇拜高人，他